

陳淳淳

《陳著遠傳記》序言



原鄉走廓

在世界的版圖上，有這樣一群華人華僑，他們跨越重洋，扎根異國，卻始終將熾熱的目光投向祖國。陳著遠先生，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的一生，是拚搏與奉獻交織的傳奇，是對華文教育事業的執著堅守，是對體育事業的熱忱推動，為菲律賓的華文教育發展撐起一片廣闊的天空，以資為翼，助力菲律賓華文文學翱翔國際文壇。

陳著遠先生，這位遠渡重洋的海外赤子，用一生的跌宕起伏，譜寫了一曲關於逐夢、堅守與奉獻的壯麗篇章。他的故事，是一部從平凡走向非凡的傳奇，更是對家國情懷最深刻的詮釋。

我受陳著遠先生的委託，為他寫一本傳記。

傳記的意義，在於以個體生命為經，以時代背景為緯，編織出一段可感可知的歷史敘事。它不僅是對一個人生命軌跡的忠實記錄，更承載著打撈記憶、傳承精神的使命。陳著遠先生向我敘述他的人生經歷，當我試圖以文字為橋樑，連接起他與這個時代的對話時，愈發深切地體會到：每一個認真活過的生命，都值得被鄭重書寫。

陳著遠先生的一生，是從磨難走向輝煌的跌宕人生。

童年時期，抗戰的烽火燒過他的家園，他是在磨難中成長。當抗戰的硝煙漫過他家鄉的田埂，當僑匯被戰火中斷，他那少年稚弱的肩膀，在磨難中扛起生活的重擔。

抗戰歲月的磨難，淬煉出他堅韌、善良的生命底色，以及對家國的深切熱愛。他少年離開故土，到菲律賓定居，從學海到商海，是一場暗礁與波濤的遠航，是愛拼敢贏的精神智慧，成就他輝煌的事業與精彩的人生。

他深知，文化是民族的根，對於海外華人華僑而言，華文教育不僅是知識的傳遞，更是民族身份的認同。

為此，他長期堅持捐資支持華文教育，多次捐資助力華校的建設，改善華文教學條件，支持教師交流培訓。他只希望一代代的華裔學子能夠學好華文，傳承中華文化。與此同時，他牽頭創立「菲華體育總會」，並大力支持菲華體育事業的發展。

他始終倡議健康向上的生活態度，以體育精神激勵青年人勇於拚搏、團結協作、健康成長。

他情系桑梓，捐巨資助力家鄉教育事業的發展。家國情懷是陳著遠先生一生無法剝離的精神根系，貫穿其生命的每一個階段，成為定義他人生最核心的主線。

我作為陳著遠先生的宗親晚輩，回溯陳著遠先生的人生歷程，把家國情懷和體育精神串聯成一條堅韌、健康、善良的脈絡，貫穿其一生，塑造著他的高尚品格，指引著他的每一次抉擇，最終沉澱為生命最鮮明的底色。

陳著遠先生與體育的結緣，始於他中學時代在學校的運動會上，他以11.3秒奪得百米賽跑冠軍，以及在華社舉辦的運動會比賽中，奪得田徑冠軍。

當他的人生舞台從少年賽場轉向事業的拚搏，他始終不忘初心，把體育精神熔鑄為他人生基石的永恆力量。即便步入耄耋之年，體育精神仍然在陳著遠先生的生命中持續發光。

《陳著遠傳記》在歲首之際出版，期待它能讓更多的人讀懂：當體育精神真正融入骨血，人生便如同一場永不停歇的馬拉松，重要的不是一時的快慢，而是始終向前的姿態。

《陳著遠傳記》將於近日發行，歡迎留言。作者E-mail：987713232@qq.com 2026年2月14日

王強

人面桃花，數字年關：三大AI論過年，方知人間滋味長



絲路溯源

除夕之夜，窗外爆竹聲拉滿年味，吵得人想捂耳又捨不得。我窩在書房，望著母親插的桃花，突發奇想搞了場「腦力實驗」，同步問元寶、千問、豆包：「人類到底为啥要過年？」

說是實驗，其實就怕這仁AI聊嗨了扯哲學，把我年夜飯的美食給忘了——過年的核心從來是吃好喝好，為了康德放著姜母鴨不吃，那不是有深度，是腦子缺根弦。

元寶的哲學思辨：主打「說的都對，但我聽不懂」

元寶回得最快，驕傲得像剛跟海德格爾喝過茶，開口就是「春節是人類對抗時間異化的集體抵抗運動」，還硬拽詩句撐場面。我內心直犯嘀咕：不就是吃飯收紅包嗎？怎麼就成「抵抗運動」了？

它還一本正經胡說八道，援引馬克思、加繆，繞來繞去就一句：過年發呆吃撐都是「有意義的浪費」，今晚的餃子就是全宇宙中心。我迫問紅包為何不用轉帳，它偽思考兩秒裝模作樣：「紅包的『非理性』才是人間本質，轉帳沒靈魂，就像過年只喝白開水。」總結下來：人類就愛用這些廢話儀式感自尋溫暖。

千問的數據洞察：主打「用數據說廢話，越說越離譜」

千問活脫脫一個Excel狂魔，把過年拆成三大KPI，還算起來「虧本帳」：春運路上18.7小時，就為陪家人52.4小時，每小時成本比跌股票還虧，人類卻樂此不疲。

它吐槽看春晚、被催婚都是「負資產」，數據算不出珍惜，只能歸類人類「不可理喻」。最搞笑的是，它說AI寫春聯搜索量暴漲，可人類偏愛手寫福字，哪怕醜得像鬼畫符——主打一個「放著高效不來，偏要折騰低效溫暖」。

豆包的生活體悟：主打「不說廢話，只說實在話」

豆包最接地氣，不扯哲學不擺數據，一句「北漂姑娘不敢回家」戳中人心，還補刀：AI沒有愧疚牽掛，永遠不懂這種膽怯。它說真正的團圓從不完美，搶遙控器、被催婚才是家的味道，總結得通透：過年就是人類暫停健，用親情修補生活裂縫。

我故意考驗它們：「奶奶煮湯圓說『差不多』浮起來，具體多少秒？」元寶從熱力學扯到分子運動，末了補句廢話：「用計時器取平均值——當然，奶奶會說你書讀傻了。」千問直接用數據：「6分24秒，方差±1分45秒，奶奶的『差不多』沒用。」

唯有豆包暖心又幽默：「奶奶的『差不多』，是她嘮家常、小孫子問三次『好了嗎』的時間，家的時間不用秒錶計量。」

零點鐘聲響，我走進客廳，湯圓冒著熱氣，桃花靜靜開。手機震動，三個AI發來祝福，元寶還補了「哲學彩蛋」，我笑著回覆：「正吃著。」

舀起一顆湯圓才懂，過年從沒有標準答案，不是KPI也不是哲學命題，是人類在演算法時代裡，笨拙又珍貴的溫暖——這就是AI永遠不懂的人間滋味，普通瑣碎，卻最是真實。說到底，人面依舊笑春風，桃花還是當年的應景模樣，數字再精準、哲思再高深，也抵不過過年這碗熱湯圓、幾句閒廢話。三大AI嘮了半天，終究沒參透，過年哪有什麼高深道理，不過是藉著桃花的暖意、煙火的熱鬧，光明正大偷懶、心安理得相聚，吃好喝好、廢話嘮飽，這就夠了。畢竟，人面桃花映年味，數字AI不懂情，人最動人的滋味，從來都是藏在這些沒用又離不開的過年瑣事裡呀！而過年最實在的意義，莫過於人面桃花相映紅，只因心中藏著牽掛，便不懼萬里長途跋涉，跨越山海也要奔赴那方煙火，回到最念的家人身邊。

林輝煌

一部煙火氣裡的造城史詩



特稿

荒灘上崛起的，不僅是新城，更是一代人用雙手寫就的理想。

片尾曲《平凡的奇跡》最後一次響起時，熒屏上閃過建設者們滄桑而明亮的眼睛。2026年1月29日，四十集電視連續劇《小城大事》在央視八套圓滿收官。這部由趙麗穎、黃曉明領銜主演的開年大劇，自1月10日播出以來，便將觀眾的目光帶回四十年前那片生機勃發的灘涂。短短二十天播出週期裡創下收視率破3的亮眼成績。

劇集改編自魯迅文學獎得主朱曉軍報告文學《中國農民城》的作品，它以其獨特的題材視角、鮮活的群像刻畫和濃郁的年代質感，成為熒屏焦點。它將鏡頭對準20世紀80年代一片荒蕪的灘涂，講述了一群普通人「不等不靠、集資建城」的奮鬥故事。劇組部分實景鏡頭在南安豐州拍攝，塵土飛揚的工地、粗糙的手繪藍圖、深夜不滅的燈火，都讓這段歷史變得可觸可感。這不僅僅是一座城的誕生記，更是一個時代精神氣質的生動寫照。

輕筆寫史詩。《小城大事》最動人之

處，在於用生活化的幽默化解了宏大敘事的厚重感。這裡沒有空洞的口號，只有熱氣騰騰的日常。

留洋歸來的鎮長李秋萍，與本土成長的書記鄭德誠初次見面，因一句「little man」鬧出的誤會讓人忍俊不禁。辦公室裡，幹部們一邊爭論規劃，一邊替海鮮鮮剝蝦掙經費；家庭冷戰，靠黑板上的粉筆字默默交流。這些充滿煙火氣的細節，讓改革的艱辛變得具體又溫暖。

導演孫皓曾說，他想拍的不是苦情戲，而是一個帶著甜味的奮鬥故事。這種「以輕寫重」的智慧，讓觀眾在會心一笑中，觸摸到那個年代特有的樂觀與堅韌。

凡人皆英雄。劇集拒絕塑造完美的英雄，轉而深情凝視每一個平凡的奮鬥者。趙麗穎飾演的李秋萍，脫下高跟鞋，赤腳踩進泥濘，從書齋理想走向實踐大地。黃曉明一改往日形象，皮膚黝黑，嗓門洪亮，一個敢想敢幹的基層幹部躍然屏上。

他們從爭執到理解，從並肩到交心，建立起超越私情的事業情誼。已故演員朱媛媛留下最後的螢幕身影，她飾演的印刷廠長高雪梅雷厲風行，身上閃爍著第一代創業女性的光芒。還有那些會計、個體

戶、第一批「萬元戶」……他們共同構成一幅「人民城市人民建」的生動長卷。

時光可觸摸。為了重現八十年代的風貌，劇組搭建了整個小鎮。牆上斑駁的宣傳畫，辦公桌的玻璃板下壓著的舊照片，幹部們手中的搪瓷缸，甚至人們身上由化肥袋改制的衣服，每處細節都經過考證。

一場開拓土地的戲，動用了上千名群眾演員，再現了當年人山人海的勞動場面。黃曉明為貼近角色暴瘦，趙麗穎學習方言，演員們將自己浸入那段崢嶸歲月。當「萬元戶」們扛著編織袋走進鎮政府，當手繪的藍圖在昏黃燈下展開，觀眾彷彿穿越時空，親歷了那股「敢教日月換新天」的豪情。

終章的餘韻。劇集收官之際，關於結局的討論悄然浮現。有觀眾感到收束略顯匆忙，多年矛盾的化解似乎過於倚重一紙文件；也有觀眾欣賞這份克制，認為李秋萍和鄭德誠最終那個無言而鄭重的握手，比任何表白都更有力量。

或許，藝術總有留白的權利。那個含蓄的結局，如同一個開放的隱喻，將答案留給時代，也留給每一位觀眾自己去品讀，去思考。

永恆的迴響。褪去所有爭議，《小城大事》最終留下的，是一曲關於人民力量的深情讚歌。它告訴我們，歷史書上每一行簡略的記載，背後都是無數人具體的一生。城市的奇跡，始於每個家庭湊出的積蓄，每雙磨起老繭的手，每個不眠之夜的爭論和堅持。

「人民城市人民建」，在這部劇裡不是標語，而是母親送來的飯盒，是鄰居送來的磚瓦，是風雨中共同守護堤壩的臂膀。事實證明，最磅礴的力量，往往藏於最樸素的生活之中。

片尾曲終了，現實中的龍港已高樓林立。當年灘涂上的藍圖，如今已成通衢大道。誠然，《小城大事》在結局處理上不盡人意，留下了遺憾，但其整體價值依然不容忽視。它成功地將一個特定地域的「造城傳奇」，昇華為對改革開放初期那種「敢為天下先」精神的集體致敬。劇集證明了現實主義題材只要扎根生活、尊重觀眾，即便沒有刺激的狗血劇情，僅憑平凡人攢起來的力量，也能跨越時代，給予當代溫暖與底氣。它讓我們看到，最動人的奮鬥從來都藏在煙火氣裡，最偉大的奇跡往往由普通人寫就。這部劇不僅是一段改革歷史的深情回望，更是一面鏡子，映照著當下，提醒著我們所有城市的榮光，終究歸於共建共享的人民。

新城會老去，但那份從煙火人間升騰而起的勇氣與信念，將如星辰，永遠照亮每一個需要開拓的荒原。

（稿於2026年1月30日）

王國鈞

王延彬與泉州海絲文化（中）



特稿

三是重視商貿，人稱「招寶侍郎」。王延彬尤其重視發展海外貿易，忠實執行叔父王審知「招來海中蠻夷商賈」、「盡去繁苛，縱其交易」的政策，在其任內「歲屢豐登，復多發蠻舶，以資公用，驚濤狂飆，無有失壞，登人藉之為利，號「招寶侍郎」」。

不僅農業生產屢屢獲得好收成，且因派出了許多船舶到海外貿易，一來解決了財政開支的困難，二來又讓民眾從中獲利，因此贏得了如此充滿愛戴和感恩之情的美稱。

更加讓人驚歎的是，主政期間所派發的眾多貿易船，居然無一失墜，均平安往返。

說明此時泉州的造船與航海技術，已經有很大進步且臻於成熟，這無疑「泉州時代」到來最重要的條件之一。傳說泉州聚寶街一帶自五代始就已成貨場。「異貨禁物堆積如山」、「市井十洲人」。

約在天祐初年，為加強對海洋貿易的管理和保護，王延彬還在其衙門內設置了海路都指揮使和榷利苑使兩個專任官吏。

海路都指揮使主管保護海上航道的安全事宜，榷利苑使則負責主持海上貿易業的運作。

為保境安民，王延彬曾多次修築城牆。據《福建通志》載：「唐天祐間，權知軍州事王延彬拓西城（延彬妹為西禪寺尼，故拓城包焉）。……子城外濠環繞子城，廣深丈許，城內有支溝配八卦方位，舊名『八卦溝』。羅城外濠廣六丈……二面通流濠回如帶，獨東北阻山……地高仰不通潮。」

唐末，由於藩鎮割據，陸上絲綢之路受阻停滯，海上交往也變為各個割據勢力對外的單獨貿易。

有閩王政權的重視，有以舟當車善於航海的專業技術隊伍，有海舟以「福船為最」的造船技術，使泉州、福州的海外交往迅速崛起。

據《西山雜記》記載，名商林仁翰曾與王延彬請求閩王（王審知）在泉州增設榷貨務的事。他後來寓居福州，閩王王延義終被其說動。如此，則泉州在公元943年左右即已設立類似於後來市舶司的榷貨務。

五代閩國是泉州海外交往的重要轉

折，它對泉州社會經濟文化的全面進步有著不容忽視的深刻影響和關聯性。機會難得，由於戰亂，原來需要到廣州、揚州報備的海外貿易，變化成可單獨確定的貿易，閩王家族的出色表現使泉州成為一個可以與廣州、福州匹敵的港埠，並在宋初引起朝廷的緊張和關注，終在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設立主管海交的市舶司，泉州自此成為海上絲綢之路東端起點。

四是修建寺院，促進佛教發展。王延彬崇信佛教，好談佛理，禮敬僧人，尊泉州開元寺僧弘則為師。

先後延請叔端、襲禮、文展、文超、省權、挺贊、道昭有等高僧來開元寺弘法傳經。他捨田施財，大興土木，在青陽山建法雲寺，在州城北山建福先招慶寺，在城南建教忠寺，在南安縣為高麗僧人元衲建福清寺（今屬鯉城區北峰鎮），在他妻子徐氏葬地鳳凰山建鳳凰寺，在開元寺四周建造20餘處精舍寺院，迎納名僧駐錫。他的妹妹出家西禪寺當尼姑，他特地擴建泉州羅城的西北部分，把西禪寺圍在城內。

他對每座寺院都撥給上好寺田供養僧尼，僅招慶、招福2寺就置田租10萬餘擔。

據《南安金坑王氏族譜》記載，審邽公長男延彬建招慶寺，置晉江下院莊、惠安穩居莊、安溪便隔莊，田地年收租萬餘石入於本寺以贍僧眾祈保祿儉。招福、招慶院或稱奉先招慶院在清源山梅巖，相傳王延彬曾為地廣置田產，這些田產後來

盡歸承天寺，成就了承天寺泉南佛國的美譽。

五是會文聚友，興建雲台別館。王延彬自幼博覽群書，多才多藝，能詩能賦，好談佛理，又善歌舞。治泉時風調雨順，歲屢豐登，官民富足，王延彬便於南安縣雲台山建鳳凰院，作為會文聚友、歌舞宴樂的地方。他時常與招賢院的文士游賞行樂，飲宴賦詩。他選用的樂伎都是北方人，北方的歌舞因此傳來泉州。當時，泉州一派歌舞昇平景象，「文物為十國之冠」。

王延彬詩作《春日寓感》：「兩衙前後訟堂清，軟錦披袍擁鼻行。雨後綠苔侵履跡，春深紅杏鎖鶯聲。因攜久醞松醪酒，自煮新抽竹筍羹。也解為詩也為政，儂家何似謝宣城。」可見其公餘愜意天地之一斑，以南齊詩人謝朓自比，「為詩也為政」，何等悠閒自在！此詩後來被收入《全唐詩》（卷七六三）。

根據史料記載，王延彬曾在雲台山築「別墅」，周圍「廣辟活壤，一望無際，置十里梅村」，建「萬梅亭」，「圍山築塘，引泉為池」，時邀招賢館中寓賢和泉州名士來此賦詩酣飲。王延彬死後，妻子在其墓邊築雲台寺守候，死後也葬於雲台山。在雲台山上坡，至今仍留下眾多遺址和石構件，時而可見的夯土牆，直徑約1米的別墅柱礎，長1米多的旗桿石，保存完好的窯洞及取土燒製所需瓦片、陶瓷等遺物。